

俏皮话词典

马清文 马击壤 编著

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俏皮话词典

编著 马清文 马击壤

中国社会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俏皮话词典 / 马清文编. - 北京:中国社会出版社, 1999. 7
ISBN 7-80146-146-0

I . 俏… II . 马… III . 汉语 - 俗语 - 词典 IV . H136.4 - 61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36787 号

书 名:俏皮话词典

编 著 者:马清文 马击壤
责任编辑:周定华

出版发行: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:100032

通联方法: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

电话:66051698 电传:66051713

经 销:各地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铁十六局印刷厂印刷

开本印张:850×1168(毫米) 1/32 印张 14.5

字 数:450 千字

版 次:1999 年 7 月第一版

印 次:1999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:3001 - 6000 册

书 号:ISBN7-80146-146-0/H·4
定 价:24.00 元

(凡中国社会版图书有缺漏页、残破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序

俏皮话是汉语独有的一种表达方式。

俏皮话是在口头语言中创作、修改并流传使用的。也就是说，一则俏皮话一经出现，就在口语中流传使用，在流传使用过程中不断修改，可以说，总是处在修改使用过程中，并无定稿。

有的俏皮话只是在较小的范围内创作使用，未经广为流传，便消失了；如果未被用书面语言记录下来，便永远无影无踪了。有的俏皮话则流传较广，流传时间也较长。我们能见到、听到的，大多是这后一种。即使这后一种，如未经文字记录下来，也会消失。因此，用文字形式将流传使用的俏皮话记录下来，总是含有“抢救”的意味。

俏皮话在广大群众中不断涌现、不断流传使用、不断修改、不断散失，这是一个永无尽头的过程。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地用文字形式把流传使用的俏皮话记录下来，使散失的尽量减少。

俏皮话既然是在广大群众口头语言中创作使用，它的原作者自然就湮没无闻。即使最初确为某人所创作，但一经流传使用，便无人再过问原作者是谁了。所以，俏皮话也像其他民间口头创作那样，作者是匿名的。

俏皮话正像它的名字所标示的，非常“俏皮”，也就是说，富于幽默感、巧妙、轻松。一般说来，人们总是在愉快、欢乐、轻松、随便的气氛中使用俏皮话，使气氛更为活跃。在庄重、严肃或悲壮的气氛中，使用俏皮话的就比较少。

俏皮话的构成，分为前后两个部分，使用者的本意是在于后一部分，前一部分只是设一个比喻或用其他方法，导引出后一部分来，而前一部分的实际内容，与使用者要表达的本意并无直接关系。比如：

泥菩萨过江——自身难保。

实际想说的，是自己尚且保不住自己，更不用说去帮助别人了，并不是要说泥菩萨或过江，或泥菩萨过江，只不过是从“泥菩萨过江”导引出“自身难保”这

一层含义来。

俏皮话在口语中使用时，前后两部分之间一般有个停顿，也就是先说出前一半，稍一停顿之后，再爆出后一半来。用文字形式写出来时，一般是在两部分之间，加一个破折号。这一破折号，是很必要的。

俏皮话从前一部分导引后一部分，导引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，略举几种如下：

一、打比喻 这是俏皮话用得最多的方法，绝大部分俏皮话，都用这种方法，因此，有人甚至把俏皮话就叫做比喻语。

二、谐音 这也是俏皮话常用的办法。比如：

外甥打灯笼——照旧(舅)。

傻小子不识电灯——闲(线)扯淡(蛋)。

樵夫卖柴——两头担心(薪)。

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——什么人儿(仁儿)都有。

狗屎做钢鞭——文(闻)也文(闻)不得，

武(舞)也武(舞)不得。

不过，俏皮话既是活在口头语言中的，那么，使用谐音就难免要使用方言相谐。比如：

旅馆里的臭虫——吃开(客)。

毛八的弟弟——没救(毛九)。

两只手伸进染缸——左也难(蓝)，右也难(蓝)。

一二三五六——没事(四)。

炉子底下的废物——残渣余孽(热)。

第一条里的“客”与“开”在某些方言里是同音的，故能相谐；同样，“没救”与“毛九”、“难”与“蓝”、“事”与“四”、“孽”与“热”，都是根据某些方言方音相谐的。依据方言谐音而创作的俏皮话，只能在这个方言区域流传使用，很难流传到这个方言区以外。

三、多义词 俏皮话中有一部分是利用一词多义构成的。例如：

抱着孩子进当铺——自己当人，人家不当人。

云南走贵州——两省。

一天三刮络腮胡——你不叫我露脸，我也不叫你露头。

死人欠账——活该。

第一条中的“当人”，一方面含义为“把人抵押给当铺”，另一面则是“把人当作人来对待。”第二条中的“省”字，既有“省份”的含义，也有“节省、免除”的含义。第三条中的“露脸”和“露头”，既有“露出脸来”、“露出头来”的含义，也有“获得荣誉”和“出头露面”的含义。第四句中的“活该”，既有“活着时欠下”的含义，也有“该当如此”、“毫不委屈”的含义。

四、不同的连读 俏皮话中还有一部分是利用不同的连读构成的。比如：

夜里丢了船——天晓得。

保护视力——小心眼儿。

第一条中“天晓得”三个字，如将前两个字连读，其含义就成了“天亮了，就可找到”，如将后两字连读，其含义就成了“无人知道、难以理解”。第二条中的“小心眼儿”四个字，如将前两个字连读，其意为“注意保护眼睛”，如后三个字连读，则其含义就成了“心眼儿小、气量狭窄”。

五、拆字 俏皮话也有用拆字法构成的。不过，使用拆字法构成的俏皮话，为数不太多，这可能是由于使用拆字法，创作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而且，使用这样的俏皮话时，听的人也必须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，否则就收不到预期效果。而俏皮话的创作和流传使用，当时绝大多数是在一般群众中进行的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较少。拆字的俏皮话例如：

五人共拿——小人全靠大人遮。

王奶奶和玉奶奶——差一点。

心字头上一把刀——忍着点吧。

第一条中“伞”字的繁体是“傘”，包含有五个“人”字，一个大的“人”字，遮盖了四个小的“人”字；第二条，“王”字和“玉”字，就差着那一点儿；第三条，“心”字之上加一个“刀”字（加一个“刃”字），就构成了一个“忍”字。

俏皮话还运用了多种多样的修辞手法，我们就不在这里一一来论述了。

应该着重谈的，是俏皮话的名字。这本不该成为一个问题。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却需要认真讨论一下。

在一般老百姓口头上，经常使用俏皮话，不论是使用者还是听话者，都明白他们说的、听的是俏皮话。但近些年来，却有人把俏皮话与歇后语混为一谈，把俏皮话也叫成歇后语。这在部分知识分子中和城市的市民中，尤为常见。有些人写文章甚至编写有关俏皮话的书，也都把俏皮话与歇后语混而为

一。因此，我们需作进一步讨论。

俏皮话和歇后语是两种东西。

先从两者各自的名字谈起吧。

俏皮话都很俏皮，也就是很生动、活泼、幽默、诙谐、轻松、巧妙等。而歇后语都要“歇后”，也就是把现成的熟语的后部分歇去不说出来。换句话说，俏皮话都俏皮，歇后语都歇后，俏皮话并不歇后，歇后语并不都俏皮。

俏皮话和歇后语各自的历史也不一样。一般说，俏皮话的出现，较为晚近，我们只能从元明以来的一些著作中发现俏皮话，再早一些的文献中，便很难找到。这当然可能与再早一些的典籍所用的语言，很少是接近口语的事实有关，因为俏皮话是一种口头语言，使用书面语言（文言文）不便于采用。不过可以断定，俏皮话的出现，不会早于元明很久。

但是，歇后语就出现较早，三国时的曹植、晋代的陶渊明、唐时的杜甫、王维、白居易、孟浩然等，都使用过歇后语（参见本词典后之附录）。

“歇后语”这一名字，也出现较早。元代施惠所著的《幽闺记》第九出：

[外]好皇家气象！

[丑]好，你看耀日争光。这红帽儿不用了，赐与你们吧。且住，
还要早晨夜晚戴戴。拿那雌雄宝插在我杨柳细边。

[末]这怎么说？

[丑]雌雄宝剑，杨柳细腰。

[净]皇帝也打歇后语。颁行天下，都要打歇后语哩！

可见，至少在元代已经管“雌雄宝（剑）”和“杨柳细（腰）”这样的话叫做歇后语了。

再比如，唐朝诗人封抱一有《歇后诗》一首，诗题下注曰：“抱一任栎阳尉，有客过之，既短又患眼及鼻塞，用《千字文》语嘲之，诗曰：”

面作天地玄（黄）

鼻有雁门紫（塞）

既无左达承（明）

何劳罔谈彼（短）

可见，更远在唐朝时，已较通行这种表达方式，并且称作“歇后语”了。

再比如另一唐朝诗人李涛有诗题为《答弟媳歇后语》：

惭无窦建（德）

愧作梁山(伯)

可见在唐时已较流行“歇后语”，故被诗人采用入诗。

其次，俏皮话和歇后语所使用的创作材料也各不相同。

俏皮话是劳苦大众创作使用的，所以平民百姓所熟悉的一切事物，都可作为创作的材料。俏皮话中所涉及的事物，都是一般人民的日常事物，所涉及的人物，也都是人人知道的，或是通俗小说、戏曲里的人物。

歇后语必须用现成的熟语来创作，这种熟语，虽然也有平民百姓所熟悉的，但更多是老百姓所不熟悉的。比如关于“酒”的歇后语是“醉翁之意不在”，这就不是一般平民百姓所熟悉的，必须是具有相当文化水平的人才能理解。这样的歇后语，从创作、使用流传以至听者，都必须具有一定文化水平才行。

再次，俏皮话与歇后语的结构也很不相同。先列出几个俏皮话例子：

对着镜子作揖——自己恭维自己。

秋后的蚂蚱——蹦跶不了几天了。

后娘打孩子——暗里使劲儿。

竹篮子打水——一场空。

吹了灯瞪眼儿——解了气还不得罪人。

再列出几个歇后语的例子：

杨柳细(腰)

瓮中捉(鳖)

秋胡戏(妻)

六钩(弓)

三尺(剑)

稍加对比，就可以看出其不同来。俏皮话是用种种修辞手法，从前一半推导出后一半来，歇后语则是简单地把现成词语的末一个字歇去。俏皮话的后一半，除非是极为人所熟知的，一般并不歇去，不但不歇去，有时甚至是用更强调的语气说出来。而歇后语则必须将现成熟语的后一字歇去，否则就不成其为歇后语了。

再其次，俏皮话有充分的灵活性，丝毫不拘泥于字词，只要能表达出本意，怎么说都是可以的。而歇后语则几乎是一成不变的，根本不能灵活。比如：

寿星跳河——活得不耐烦了。
老寿星跳井——活得不耐烦了。
寿星上吊——活得不耐烦了。
老寿星服毒——活得不耐烦了。
老寿星吃砒霜——不想活了。
寿星悬梁——不愿活下去了。
老寿星寻短见——活不下去了。

还可以写出很多种。只要使用者愿意，这前后两部分的说法，尽可以灵活，如再加上语气的种种变化，一则俏皮话，是可以有几十种灵活说法。

这种灵活性，是由于俏皮话是在口头语言中由劳苦大众创作使用的，他们不能够也不愿意拘泥于字句来自我限制。

这种灵活性可以断定是随着俏皮话的出现而生就的。例如在《金瓶梅》中使用同一则俏皮话，就很灵活：

南京沈万三，北京枯树弯——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。

(第三十三回)

南京沈万三，北京枯柳树——人的名儿，树的影儿。

(第七十二回)

俏皮话这一特性，正是平民百姓创作俏皮话所必不可缺的，也正是俏皮话赖以广为流传使用所不可缺的。

歇后语就没有这种灵活性，它几乎是一成不变的。比如：

醉翁之意不在(酒)。

把“醉翁”不能说成“醉汉”，把“之意”也不能说成“之心”，因为这句话出自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，不能更改一字。再比如：

瓮中捉(鳖)

这本是一句俏皮话：“瓮中捉鳖——手到拿来”。但如果有人说：“我到市场去买了三个‘瓮中捉’”，这就是使用了歇后语，是把俏皮话前一半“瓮中捉鳖”歇去了“鳖”字构成的。这时，你不能把“瓮中”说成“罐中”，不能把“捉”说成“抓”或“逮”，更不能把“鳖”说成“鱼”或其他东西。

歇后语的这种稳定性，也是由歇后语创作者、流传使用者的需要形成的。

再其次，俏皮话既然是从前一部分推导出后一部分的，那么，如果前一部分的含义复杂，就有可能推导出不同的后一部分。比如：

老鼠掉在米缸里——好进难出。

老鼠掉到米缸里——不偷不吃不可能。

老鼠跌在米缸里——因祸得福。

老鼠跌到米缸里——得吃得喝。

同是“老鼠掉进米缸”，可以推引出它进来就出不去了，这便是上面第一条；也可以推导出它既然掉进缸里，缸里的米它不偷吃是不可能的，这便是第二条；也可推引出它虽倒霉但幸得缸里有很多米可吃，这便是第三条；也可以推导出它这下子可算是不愁吃的了，这便是第四条。

俏皮话的这一特性，也是由来已久的。《金瓶梅》曾两次引用以关王卖豆腐为比喻的俏皮话，后一部分却各不相同：

关大王卖豆腐——鬼儿也没的上门。

关王卖豆腐——人硬货不硬。

第一条是强调关公的厉害，吓得谁也不敢来上门；第二条则是说关公虽然很厉害，但他的货却并不高级。

歇后语则不可能有这种特点，它的讲出部分既是一成不变的，歇去部分也必须是那一个字或几个字，不能有所改变。

总之，俏皮话与歇后语是两种各不相同的东西，不可混为一谈。

当然，俏皮话与歇后语如果毫无共同之处，那也不会被混淆。

俏皮话与歇后语之间的一个最主要的相似之处，就是两者都由两部分构成，而使用者真正要说的只是各自的后一部分。比如：

狗掀门帘子——全凭一张嘴。

肉包子打狗——有去无回。

沙滩上行船——进退两难。

第一条主要是要说“只会说漂亮话”、“只靠嘴”，“狗掀门帘子”不过打个比喻；第二条要说的是“去而不返”，“肉包子打狗”也是个比仿；第三条要说的是“处在困境”，“沙滩上行船”只是个比喻。

歇后语在这一点上与俏皮话近似。比如：

高抬贵(手)

牛头马(面)

秋胡戏(妻)

第一个真正要说的是“手”，只是借用“高抬贵手”这一熟语；第二个是要说

“面”，只是借用了熟语“牛头马面”，第三个是要说“妻”，只是借用了熟语“秋胡戏妻”。

即便在这一点上，俏皮话与歇后语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的，这从上举的例子中，可以明显的看出。

容易与俏皮话相混淆的，还有一种，就是谚语。有不少人就把俏皮话也笼统称之为谚语。这当然不妥。谚语就是谚语，俏皮话是俏皮话，不能混为一谈。

总的说来，谚语是一种经验见识的总结，是讲道理的，是要告诉人们何者为是，何者为非，该怎么办，不该怎么办。而俏皮话主要不是这样，而是要把话说得俏皮，是注重修辞的。谚语当然也讲究修辞，那是要设法把经验见识说得明白，容易被人接受，俏皮话中当然也包含有些经验见识，那是设法要把话说得俏皮。比如：

勤来勤去搬倒山。

交人交心，浇树浇根。

人心要实，火心要空。

强扭的瓜不甜。

好事不出门，恶事传千里。

这些谚语都是一种经验总结：第一则是说勤劳好处多，第二则是说交朋友要真诚，第三则是说为人要忠厚老实，第四则是说办事不能勉强，第五则是说不好的事情易于传开来。

再比如：

皮球碰到灯泡上——他一肚子火，你一肚子气。

螃蟹爬到油锅里——横行到头了。

卖豆腐搭戏台——生意不大，架子不小。

十五个吊桶打水——七上八下。

小鸡给黄鼠狼拜年——送死。

这些俏皮话只是打一个比方，然后说出一种情况，并不是要讲出什么经验见识。第一则是说两个人都生气发火了，第二则是说某人不能再横行了，第三则是揶揄爱摆空架子的人，第四则是不一致、不齐心，第五则是说自己去找罪受。

把上举两组例子稍作比较，便会明显看出谚语与俏皮话的区别来。

当然，在谚语与俏皮话的交叉之处，容易产生误解。

比如，有些谚语是由前后两个部分构成，如果前一部分碰巧也是用的比喻，而后一部分是前面比喻的说明，那么，这种谚语与俏皮话的界限便不是十分清楚了。比如：

天下乌鸦一般黑。

强扭的瓜不甜。

铁杵磨绣针，功到自然成。

浪子回头金不换。

这几则当然都是谚语。但是因为这几则谚语都运用了比喻，并且也有这个比喻的说明部分，如果书写时这样写：

天下乌鸦——一般黑。

强扭的瓜——不甜。

铁杵磨绣针——功到自然成。

浪子回头——金不换。

在口头上说的时候，也不是一口气说出来，而是在中间有个停顿，那么，把这几条说成是俏皮话，也未尝不可。

不过，这种结构的谚语，在谚语中只占少数，而在俏皮话中，这种结构则是主要的形式。

因此，尽管有少数谚语也同时兼任俏皮话，或者说，有少数俏皮话也同时兼任谚语，而谚语与俏皮话仍甲是甲，乙是乙，不能混为一谈。

另有少数谚语，虽用了比喻，但是把比喻部分放在后一半，比如：

一物降一物，卤水点豆腐。

如把比喻部分放在前一半：

卤水点豆腐——一物降一物。

这便与俏皮话的结构一致，因此，说这是俏皮话，当然也可以。

另外，由于谚语和俏皮话也是人人说人人用的一种熟语，所以，利用谚语和俏皮话来创作歇后语，那是很自然的。

在说话或写文章时，把一则谚语或俏皮话的前一部分说出或写出，而把后部分不说出或不写出，这自然就构成了歇后语。比如：

天下乌鸦

强扭的瓜

使人一听或一看就知道你要说的是“一般黑”和“不甜”。

这是使用谚语或俏皮话创作出的歇后语。

只有在这种情况下，谚语、俏皮话和歇后语这三姊妹才最相像！

俏皮话的时代性特点也很明显，也就是说，从俏皮话所使用的材料，颇能反映某个时代的某一侧面。比如用电灯、电线杆、电锯、电扇等电器设备的俏皮话，必须是电器使用相当普遍的时候创作使用的；用妇女缠脚、小脚、裹脚等设备的俏皮话，必须是在缠脚这一陋习盛行的时候创作使用的；用结婚坐花轿设备的俏皮话，必须是在花轿时兴的时候创作使用的。这是很自然的，因为俏皮话的创作使用者，都要用自己生活中熟悉常见的事物。他们不熟悉的事物，当然不会用在俏皮话中，即使有人用了较生疏的事物，所创作的俏皮话也不会广为使用流传。

有的俏皮话使用拆字手法，根据所拆字的发展变化，也可反映其时代性特点。比如：

两横一竖——干。

五人共拿——小人全靠大人遮。

从第一则可知，此俏皮话一定是在简化字相当流行之后出现的。简化字之前，“干”字应写作“幹”，当然不可能说成“两横一竖”。从第二则可知，此俏皮话必定是在简化字之前创作流行的。简化字之前，“伞”字作“傘”，才可能出现“小人全靠大人遮”，简化之后的“伞”字，根本就没有“小人”可遮。

俏皮话要使用熟知的事物作原材料，各地区的事物并不都同，因此，俏皮话必然有地域特点。山区的事物不同于水乡，山区的俏皮话就很难在水乡中流传使用；水乡的俏皮话当然也很难在山区流传使用。同样，北方的俏皮话不同于南方、高寒地区不同于低湿地区，畜牧区不同于农耕区、城市不同于乡村。只有那些含有普遍哲理的俏皮话，才能跨越山川流传于很多地区。

利用谐音手法创作的俏皮话，也很能反映俏皮话的地域性特点，这当然是由于俏皮话的创作使用者，都要使用自己熟悉的方言方音的缘故。这一点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。

关于俏皮话的灵活性，我们在上面已经谈到过。现再进一步讨论一下。

俏皮话是劳动人民在口头上创作使用的。劳动人民当然不会自己规定一些清规戒律、条条框框来限制自己的手脚。他们赋予俏皮话以最大的灵活性，以至在运用俏皮话时，随机应变、灵活自如，毫无拘泥呆滞之感。比如这

样一则俏皮话：

吹了灯瞪眼儿——消了气还不得罪人。

最初创作时，用的是“吹了灯”，因为那时一般都点的是油灯儿或蜡烛，油灯儿或蜡烛是需要“吹”灭的。但是，后来电灯逐步取代了油灯和蜡烛，尤其在城市一带，油灯儿和蜡烛逐渐用的少了，再用那个“吹”字，自然就不合适，所以，这则俏皮话在劳动人民口头上，逐渐改成了：

关了灯瞪眼儿——消了气还不得罪人。

因为电灯不能“吹”灭，只能“关”掉。再后来，电灯的开关，采用拉线的越来越普遍，这时，“关”字虽然仍常用，但又出现了：

拉了灯瞪眼儿——消了气还不得罪人。

“关”和“拉”同时使用。而这时，在一些尚未使用电灯的乡村，仍在使用油灯或蜡烛，他们当然仍使用“吹”。

当然，也有人用“熄了灯”和“灭了灯”，“熄”和“灭”对各种灯都可通用。但是相对而言，“熄”和“灭”在劳动人民口头语中使用的较少。

这则俏皮话中的其余词汇如“了”、“瞪眼儿”、“消气”、“不”、“得罪人”等，都可以有种种灵活，而且，根据使用这一俏皮话时的上下口气、语言环境、语言重点等，还可以有直述、反问、轻重等各种语气。一则俏皮话不下数十种灵活。

由此可知，俏皮话与现实贴合得多么紧密！

俏皮话决不像成语那样，几乎一成不变，比如成语“恒河沙数”、“罄竹难书”，虽然见过恒河的人很有限，但仍得用“恒河”，不能改为“黄河”或“长江”或其他多沙的地区。书写早已不用“竹”了，但此处仍得用“竹”，不能改成“纸”，“罄”字在口语中已很少使用，但此处仍得用“罄”，不能改变。

俏皮话既是劳动人民在口头上创作使用的，当然不会字斟句酌，完美无缺，其中的糟粕是难免的。有的俏皮话趣味低下，还有的用词粗俗，还有的对人的生理缺陷加以嘲弄等。这类俏皮话有相当的数量，有的甚至也流传得比较广。减少或消除这些糟粕的最根本办法，是提高文化水平，提高人民的素质，也就是培养人民的天然免疫力。人民的素质提高了，创作低级不健康俏皮话的人，自然就越来越少，已流行的低级俏皮话，市场也会越缩越小。

还有一些俏皮话质量较差，不够准确。从俏皮话的前半部分推导不出后一半来，或所设比喻不足以说明后半要说的内容。这类俏皮话不会流传很

广，自然会逐渐消失。因为俏皮话有天然免疫力，逻辑混乱的，不会被人接受，即使短时在某一范围内流传，也必然是昙花一现，很快会被遗忘。

还需一提的是清人张南庄氏《何典》中使用俏皮话的方式。

使用俏皮话的通用方法，是在俏皮话的前一半运用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，推导出后一半来，而使用者要表达的，正是导引出来的后一半的含义。换句话说，与上下文相关合的，只是后半截的含义。

但是，《何典》的用法却不同。我们先举出《何典》使用俏皮话的几个例子：

“活鬼也办了祭礼，同着雌鬼到来斋献，把三牲抬入庙中，摆在金枪架子上。众鬼看时，当中是一头‘猪圈里黄牛’，上首是一只触呆猪婆，下首是一腔‘舔刀羊唼唼’，还有许多供果、素菜、鬼馒头，堆满了一供桌。”

(第二回)

“正叫做‘药医不死病，死病无药医’，果然犯了症候。莫说试医郎中医弗好，你就请到了‘狗咬吕洞宾’，把他的九转还魂丹像炒盐豆一般吃在肚里，只怕也是不中用的。”

(第三回)

“那老鹰活食弗吃吃起死食来，并不去追老鸟，反飞入鬼谷先生家里，把一只斜撇雄鸡抓住。被鬼谷先生的学子地里鬼看见，如飞上来，一把捉牢，拿根‘砻糠搓绳’缚了，缆在一个狗肉架子上。”

(第八回)

第一例中的“猪圈里黄牛”，就是俏皮话“猪圈里黄牛——属你大”，但和上下文相关合的，并不是“属你大”而是前一半中的“黄牛”。第二例中的“狗咬吕洞宾”，就是俏皮话“狗咬吕洞宾——不识好人”，但和上下文相关合的，并不是“不识好人”，而是前半部分中的“吕洞宾”。第三例中的“砻糠搓绳”，就是俏皮话“砻糠搓绳——起头难”，但和上下文相关合的，并不是“起头难”而是前一半中的“绳”字。

这虽然可以认为是《何典》作者张南庄信手拈来，涉笔成趣的一种独特风格，但这种用法与俏皮话的正常用法，显然是极不相同的，而且，这样来使用俏皮话，在其他著作中还很少见到。

俏皮话在广大人民中，随时都有大量新作涌现，也随时都有很多散失。所以，及时收集是带有抢救意味的。

我们希望俏皮话爱好者能随时将听到的俏皮话记录下来，不使这部分文化财富自生自灭，白白散失。

我们愿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新条目之后，再来增订这部词典。

参加这部词典编写工作的还有郑淑兰、明善、鞑翁、甘将、绩壤、芒炬、息壤等。

马清文
一九九九年二月

目 录

A

ā	阿	1
ǎi	矮	1
ài	爱	2
ān	鵠	2
àn	案 按	2
āng	肮	2
ào	鳌	3

B

bā	八叭巴疤芭杷	3
bá	拔	7
bǎ	把	7
bà	霸	7
bāi	掰	7
bái	白	7
bǎi	百 柏 摆	9
bài	败 拜	10
bān	扳 斑 搬	11
bǎn	板	12
bàn	半	12
báng	棒	14

bāo	包 苞 剥	15
báo	薄	15
bǎo	宝 保	15
bào	抱 鲍 爆	16
bēi	杯 背	17
běi	北	18
bēi	背 被	18
běn	本	19
bèn	笨	19
bèng	绷	19
bī	逼	19
bí	鼻	19
bǐ	笔	20
bì	壁 闭 算	20
biān	鞭	21
biǎn	扁 贶	21
biāo	婊	21
biē	鳖	21
bīn	镔	22
bīng	冰	22
bìng	病	22
bō	波 玻	22
bó	脖	22
bù	不	22
cāi	猜	23
cái	裁 财	24
cǎi	踩	24
cài	菜	24

C